

吸血鬼伯爵大揭底 德拉库拉的历史真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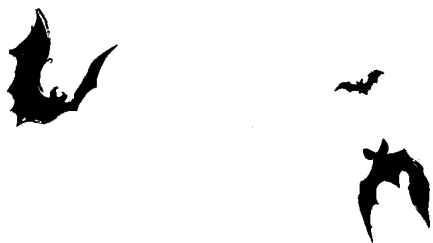
Vlad Dracula: The Dragon Prince

圣龙之王
德拉库拉

[美] 迈克尔·奥古斯汀 著

彭国媛 邝增乾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Vlad Dracula The Dragon Prince

圣龙之王
德拉库拉

[美] 迈克尔·奥古斯汀 著
彭国媛 邝增乾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龙之王德拉库拉/(美)迈克尔·奥古斯汀著;彭国媛,
邝增乾译. — 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11.2

ISBN 978-7-5329-3433-1

I. ①圣… II. ①奥… ②彭… ③邝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19132 号

图字:15-2011-004

VLAD DRACULA: THE DRAGON PRINCE by MICHAEL AUGUSTYN
Copyright: ©2004 by MICHAEL AUGUSTYN,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
UNIVERSE, INC.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LEINWORKS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All rights reserved.

- 主管部门**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
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90×1240 毫米 32 开
印张/11.25 千字/250
定 价 28.00 元

感谢帕特丽夏，
感谢她的支持和帮助，
以及她所有的付出。

感谢圣约瑟夫大学的约翰·伯克，
感谢他对各章句读的更正，
以及他所有的鼓励。

特别感谢卡罗尔和罗伯提阁下，
感谢他们对本书的设计和排版。

也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和兄弟们，

迈克尔·麦罗，
杰克“希腊”谢内克斯，
汤姆·辛奇克利夫，
罗伯特·史密斯，
里克·巴恩斯，
吉尔·加尔珀，
巴巴拉·凯利，

感谢他们给予此书的各种帮助。

前 言

本书虽然是小说,却是尽量按照史实撰写的。诚然,以“威拉德·德拉库拉”为题,并不容易。虽然有很多资料和传记都声称是德拉库拉的生平事实,而且其中一本还给我提供了最有用的参考信息:“东欧,十五世纪……”但其实,在那个动荡的地区,是很少有历史文献能够流传下来的。

在写到一场战争的时候,为了说清问题,我找到了两份资料,可是它们对战争最后孰败孰胜各持己见。于是我又找了第三份资料,这份资料是交战一方的历史记载,照理应该是很有价值的资料,但它根本就没提这场战争,至少英文版没有。此外,对于很多历史人物的相貌,也没有任何文献作过详细描述,不过幸好主人公德拉库拉不在此列。

尽管如此,我还是尽量捕捉了德拉库拉原汁原味的生平故事。可以这么概括,他是个逃亡者,也是个统治者,还是个阶下囚。除了德拉库拉之外,书中许多其他人物也都呈现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,包括拉杜、史蒂芬、博格丹、匈雅提、马伽什、苏丹王、托马·卡特沃里诺斯、斯坎德培、盖利什、伊罗娜和雅安·伊斯克拉兹。还有至今都无法确定其真实姓名和出身的普拉莎,也会在本书中登场。另外,关于德拉库拉的儿子,很多事情也不能确定,只知道他至少有三个儿子,其中两个是第二任妻子伊罗娜所生。至于剩下的其他人物,则是史实与虚构的结合,比如波尔特扎、威尔克、易卜拉欣、间谍、神父,他们在德拉库拉的生平中有一定的事实依据。例如:有历史资料记载他曾雇请外国人为他效劳,这一点和苏丹王一样。

关于战争,我尽量给出交战各方的准确人数。至于德拉库拉的主要战

役,虽然路线不太清楚,但他的作战策略在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中都有描述。此外,凡是我特别说明是历史事实的地方,我都可以保证其真实性,因为它们都至少有一个准确的参考资料作为依据。但是,本书毕竟是小说,是作者对于人物故事的艺术加工。

目 录

前 言 / 1

序 幕 / 1

逃亡者 / 14

统治者 / 115

阶下囚 / 273

传 说 / 337

序 幕

1448年10月。他还差一个月就满十七岁了。他领着一支有两千人马的骑兵纵队，向着特尔戈维什泰的城墙进发。如果和成年男子相比，他的身高已经算得上是中等水平了，外加他面貌俊朗，体形瘦削——俨然是一副新上任的下级军官形象。因为经常挥舞长矛和刀剑的缘故，他有着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士兵一样的粗脖子和宽肩膀。在他的露面头盔下，黑色的卷发就像打卷的流苏一样披下，衬着那双如绿宝石一般的深绿色眼眸。

主城门的对面就是一片旷野，他命令队伍在旷野边停下。随着一声令下，队伍立刻在他身后排成了进攻的阵形。接着，他跳下马，牵着它向前走了几步，然后跪下。他这是要做基督教的祈祷吧——士兵们心忖着，正如他们按自己的习俗做穆斯林的祈祷一样。但是，他却抓起了一把泥土——这是他的故土——将之深情地紧紧捏在手心里，当泥土从指缝流下的时候，他深深地呼吸着泥土的芬芳。过了很久，他才站起来。

特尔戈维什泰是瓦拉几亚的首都，而瓦拉几亚^①是当时欧洲东南部的一个小国，夹在罗马天主教匈牙利王国和伊斯兰土耳其帝国以西之间。然而，特尔戈维什泰虽然是首都，它的主要防御工事却是木墙，更确切地说，那其实只是一些木桩栅栏，这是他与命运抗争的最后一道障碍。

命运。虽然他还年轻，但对他来说，这些年似乎真的很漫长。如今，他终于来到了这里，准备夺回本来属于他父亲的王位，成为瓦拉几亚的领主，

^① 现为罗马尼亚的南部地区。

或者罗马尼亚语所称的“王子”。

一想到父亲，他的脑海就无法平静，眼里也仿佛蒙上了一层釉光。这是痛苦和愤怒的釉光，他那无神的眼睛里正燃烧着熊熊的怒火，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。他紧握的双拳已经变得苍白，头部却是轻飘飘的，仿佛因为喝了烈酒而醉了。他能意识到这两种感觉——握紧的拳头和虚幻的醉意——但是这些对他丝毫没有影响。自从他跨过成年的门槛之后，这两种感觉就总是经常伴随着眼里的釉光出现，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里。

回忆起父亲，各种画面和思绪便随之而来，就像漩涡一样在脑海里旋转着。然而，在这些纷乱的思绪中，有一种想法却会突然地定格，充斥着他的脑海：他要竭尽全力继承父亲的遗志。他已经继承了父亲的名字：威拉德。他很快就能夺回木墙后的王位，那时候，他就可以继承父亲生前获得的称号：德拉库，也就是“龙”^①。本来，他应该更早地就继承这个称号，但是他身后的军队，也就是土耳其人，却将此称号看做是诅咒之名。但不久之后，他就可以摆脱土耳其人的控制，到那时候……那时候，自己就会冠上“龙之子”之名：德拉库拉^②。

这时，一匹马奔了过来，停在他身后。他转过身，迎面就看到了笑吟吟的波尔特扎贝伊^③正端坐在马鞍上——他是纵队里的本地指挥官，年龄比威拉德大了一倍，是个年富力强的勇士。他具有本族人的古铜色皮肤，以及黑褐色的眼睛和头发，嘴唇上下还蓄着整齐的胡须。论体形，他和威拉德一样，都是骁勇善战的类型。

他是西帕希^④的重骑兵，也是土耳其的重装骑兵，同时，他更是土耳其苏丹王的御前骑士之一。他戴着扎有穆斯林头巾的露面头盔，举着圆形盾

① 在罗马尼亚语中，“德拉库”这个称号表示“龙”的意思。

② 在罗马尼亚语中，“德拉库拉”表示“德拉库”之子，即“龙之子”。

③ 贝伊是土耳其语对显要人物的尊称。

④ 西帕希(Sipahi)，或称为斯巴克(Spahks)，其名来自于波斯语的“sepah”，意为“军队”。西帕希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世袭封建骑兵，其地位就相当于欧洲的骑士。

牌，身穿长形锁子甲。就连他那匹马的头部和身体，也有锁子甲保护着。这个骑士只举着一支约长十英尺的长矛——并不是马背比武用的那种传奇化的长矛。腰带上还配着一把源于东方的半月形马刀。这个波尔特扎不仅是个骑士，还是个“贝伊”，也就是土耳其的封建贵族。他在苏丹王的名义下，曾效忠于当地的帕夏，也就是封建领主，而这个帕夏却是个臭名昭著的统帅，名叫哈姆则。现在，出于礼节，波尔特扎对威拉德说话时用了尊称，而且说的是罗马尼亚语，不过态度却有点随意。

“那么，威拉德贝伊，您的命令是什么？”

威拉德数周前就认识他了，那时候，自己刚从哈姆则帕夏那里“借来”这个纵队。威拉德发现，波尔特扎和他所见过的大多数骑士一样，既信奉伊斯兰教又信奉基督教。他嘴上宣扬着骑士精神——尽忠、虔诚、斋戒、博爱、仁慈、正义，但笃行的却是另一套。

出于骄傲，并为了表明自己不需要迁就，威拉德用无懈可击的土耳其语回答波尔特扎：“派一个骑兵，去叫他们打开城门并自行离开。如果拒绝的话，杀无赦。去告诉他们吧。”

这话让波尔特扎觉得好笑，因为传话的骑兵可能会因此丧命。

在那个时代，对大多数自称文明的民族来说——也许鞑靼人除外——信使是被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职务。至少，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。他们只是负责为主人传话，自己本身和话的内容并不相关，所以不会受到伤害。

但历史证明：因种族、宗教或文化不同而对立的敌人是最残酷的。处在威拉德的时代和地域，人们往往同时因为以下三种情况而对立：欧洲人和土耳其人；基督教和基督教支派以及伊斯兰教；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。

因此，有时候信使是用来挑衅敌人的，鞑靼人就经常如此。

波尔特扎并不愿意浪费土耳其的本土士兵来做这样的差事。但没关系，他可以派遣其他的士兵。

“易卜拉欣！”他喊道。

这个叫易卜拉欣的士兵立刻策马飞奔前来。他的肤色让人一眼就能把他和其他士兵区别开来：那是黑到不能再黑的颜色。他体形瘦削，个子也比一般人略高一些。在他的穆斯林头巾下，短而浓密的络腮胡子又黑又卷。他本来是非洲部族的，最近才皈依伊斯兰教。从政治的角度来说，这个部族并不属于土耳其帝国，但土耳其自称是神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——通往天国之门的帝国。所以易卜拉欣便由他的苏丹派来，向这个伟大的帝国学习。其实当时有很多附庸国都这么做，他们把这个帝国看成是所有伊斯兰国家最新的“辉煌之星”。

易卜拉欣接到命令后，便急不可待地快马飞奔至城门。他迫不及待要完成自己的使命，以示忠诚。但事实上，就在他向特尔戈维什泰启程时，波尔特扎就已经在心里把他删除了。

波尔特扎瞥了威拉德一眼，脸上带着奸笑。在他的手下当中，流传着很多关于威拉德这个年轻“领主”的故事和闲言碎语。众所周知，苏丹王想用一种古老的方式使威拉德屈服，这种方式足以摧毁一个俘虏的精神，那就是：施暴。有人说苏丹王得逞了，但也有人确信威拉德挫败了苏丹王的企图，因为他得到了天使的帮助，或者恰恰相反，是得助于邪神，也就是某个恶魔的魔仆。

然而，不管苏丹王是否得逞了，现在很多人都害怕威拉德，人们说他冷酷、残忍——甚至疯狂，他绿色的眼里掠过的那种釉光就是证明。还有很多人说，在威拉德的种种外表后面，其实隐藏着他对所有土耳其人的仇恨。

但在波尔特扎看来，这些无疑都是胡说八道。苏丹王肯定以他的方式逼威拉德就范了。不管有没有神灵相助，他都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又怎么能抗拒强大的苏丹王呢？“冷酷和残忍”？哪个真正的士兵——尤其是土耳其士兵——不明白为什么要“冷酷和残忍”？目的就是：把敌人吓倒。但这只能吓倒胆小怯懦的人，而波尔特扎并非这种人。

另外，波尔特扎认为，如果说威拉德疯了——自己当然也要接受也许他真是疯了的事实——但这也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种危险的“疯狗式”疯

狂。那只不过是一种因为幻觉而产生的疯癫，正如他口中说出的那句：“……杀无赦。”这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幻想自己是身居高位的王子罢了。

至于说威拉德仇恨土耳其人，波尔特扎对此更是嗤之以鼻。所有的附庸国，尤其是信仰基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这些瓦拉几亚人，都仇恨土耳其帝国和苏丹王。此外，像蒙古人和鞑靼人这么强大的民族也仇恨土耳其帝国。但仇恨又能怎么样，土耳其帝国只需回之以仇恨即可，世界就是如此。从大局考虑，各个附庸国只有一条出路：那就是向它弯下腰，这不是热爱，而是屈服。

波尔特扎把注意力转回眼前的任务——特尔戈维什泰。

“他们是你的人，威拉德贝伊。他们会逃跑还是战斗？你怎么看？”

“逃跑。”威拉德说，“至少，他们应该逃跑。”

“对，”波尔特扎表示同意，“对他们来说，逃跑更好些。”带着关切的语气，他又加一句，“对我们也好。”

威拉德只说：“是的。”

其实他们都担心着相同的问题。不过，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些木墙。诚然，在通常情况下，城墙确实可以阻挡骑兵的前进，所以要想攻破城墙，就另外还需要装备精良的步兵团来展开攻城战。但是，威拉德的骑兵是土耳其人，也叫“奥斯曼人”，或者如西方人所称的“奥托曼人”。这个部族是由远东大草原的奴隶兴起的，此后他们又建立了帝国，骑马征战于欧洲和亚洲。这四年来，威拉德和他们一起训练，所以他知道自己并不需要担心那些木栅栏。

而至于那些守城的军队，则更不用担心了。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由瓦拉几亚贵族领导的零星部队，才几百人而已。这些贵族隶属于现任领主弗雷迪斯拉夫的派系，他们因自私自利而臭名昭著，而且他们的领主早已不知所踪。

数周以前，弗雷迪斯拉夫曾率领他的主力部队进行过一次基督教“圣

战”，讨伐穆斯林土耳其。弗雷迪斯拉夫属于丹尼史提家族，是威拉德家族的表亲。自从威拉德的父亲德拉库掌权的那时候起，威拉德家族就被称为德拉库拉。按照瓦拉几亚的法律，既然两个家族都有王族的血统，那就都有继承王位的权利。事实上，这两个家族都想继承王位，并因此而成为死敌。在那个政治动荡的时期，丹尼史提家族已经和匈牙利结盟，于是这便使得威拉德家族不得不与土耳其结盟。

最近一次圣战的号召者是伟大的匈牙利男爵——雅诺什·匈雅提。对他而言，对抗土耳其是上天赐予的使命。有时候，他会在难以置信的情况下大获全胜；有时候，他也会一败涂地，死里逃生。但是，即使是失败了，他也会东山再起，如同火凤凰在灰烬里重生一般。也正是因为他的努力，基督教世界授予了他“白色骑士”的称号。他是丹尼史提家族的保护人，所以当他的号召圣战时，弗雷迪斯拉夫是自愿加入这场战争的。他们渡过多瑙河，一路向南，到达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平原，在那里和土耳其的苏丹王穆拉德会战。

那时候，虽然威拉德已经受训成为了土耳其军官，但他并没有被安排到前线去。在穆拉德看来，他真正的价值在于争夺瓦拉几亚的王位。原因是，瓦拉几亚虽然是个小国，但它对自己的习俗有着狂热的坚持，甚至可以到全国集体自杀的程度。而在这些习俗中，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领主必须具有本国血统。

当然，强大的苏丹王本可以直接征服瓦拉几亚，但那样的话，瓦拉几亚会反抗，甚至宁死不屈，那么到最后，苏丹王得到的就只能是一片废墟。因此，穆拉德想要统治瓦拉几亚的话，最实用的办法就是操纵一个傀儡王子——土耳其是特别讲求实用主义的民族。威拉德就是穆拉德手中的棋子，正如丹尼史提是匈牙利的棋子一样。所以，为了确保其人身安全，威拉德没有被安排到前线。

科索沃战役持续了整整三天。这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的第二次战役；第一次是在 1389 年。两次战役的结局都是上帝以阿拉的名义，向伊斯兰教展开了笑靥。

第二次科索沃战役后，威拉德的时机终于到来了。匈雅提和弗雷迪斯拉夫都不知所踪。威拉德唯一需要的就是苏丹王的首肯和军队的听命——向特尔戈维什泰进发。他已经获得了苏丹王的首肯，那军队自然会听命于自己。

他“借来”的这支纵队由五百个西帕希重骑兵组成，还有一千五百个阿金基轻骑兵作为支援。阿金基轻骑兵是西帕希重骑兵的仆从军，作为一种独特的骑兵类型，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八世纪，那时候土耳其人才刚摆脱奴隶的身份，成为侵略者，在大草原一带活动。

他们基本上是弓骑兵。他们的头盔和统帅的差不多，都绑有穆斯林头巾，但是其他的装备就差远了——身上穿的不过是比较厚的夹棉衫，手上拿的仅仅是像箭靶一样小的盾牌。西帕希重骑兵是土耳其的重装备骑兵，是速度和打击力的结合，而阿金基轻骑兵则是速度和机动性的结合，他们要为西帕希重骑兵的冲锋作掩护；发动打完就跑的突袭；以跑步向前的阵形向敌军发射势如大雨的弓箭；甚至，在交战之后，一旦碰上统帅身陷混战的局面，他们还要用短弯刀和敌人肉搏。

威拉德知道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士兵们就会向特尔戈维什泰的城墙冲去。阿金基是先头部队，他们会向城墙放箭，而西帕希则以此为掩护，快马穿过阿金基的队列，然后在城墙下的各个聚点会合，组成若干个分遣队。而当敌人赶来反击的时候，则会有另一支分遣队在阿金基的掩护下突然杀出，攻击城墙上防守不严的地方。他们会从马鞍上一跃而起，用攀钩爬上城墙。一旦西帕希在城墙上立足，阿金基和其他士兵就会聚集过来，紧跟着爬上城墙。假如城墙是石头高高筑起的堡垒，那是肯定能阻挡他们的。但是眼下，单凭特尔戈维什泰那可怜的木栅栏就想对他们的行程阻挠，那显然是天方夜谭。更可悲的是，威拉德觉得，这城墙就跟那些驻防市镇的护栏一样。他曾见过土耳其人单靠骑兵就攻下了许多这样的驻防市镇。

威拉德和波尔特扎真正担心的是城墙上那些又小又黑的圆口子：特尔戈维什泰的大炮。虽然那只是一些中等口径的大炮，但是，早在三十年前，

火药武器就已经被一个叫胡斯的基督教支派改进了。

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这个支派起源于新教徒或者改革者的宗教运动。他们第一次斗争完全是精神领域的，反对的是罗马天主教的领导者——教皇。但是大多数的封建贵族都仍然忠于教皇，所以他们派训练有素的骑士组成军队，打击以农民为主的胡斯信徒。

起初，一切都在预料之中，胡斯信徒被打得节节败退。然而后来，他们却改良了火药武器，并借此反败为胜了。于是人们都开始模仿起胡斯信徒的做法，给大炮装上霰弹和链弹，以达到散射枪的效果，还用石头和铁球进行远距离和穿透性的打击。

现在，特尔戈维什泰的贵族有可能会选择战斗，虽然胜利的希望不大。他们知道威拉德痛恨他们——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效忠了和威拉德争夺王位的对手。威拉德的仇恨燃烧得更加炽烈。如果他们选择战斗，他们只能殊死一搏，如同死刑犯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。因为，威拉德已经发誓：杀无赦。所以，这些贵族会命令开炮，虽然他们最终会输，但威拉德可以想象：自己的军队在遭受了霰弹和链弹的攻击之后，会是什么样的情景。

其实，波尔特扎现在的希望是：威拉德可以花点时间去招募一批土耳其非正规步兵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巴吉巴佐克”——他们确实是非正规军，土耳其人称他们为马贼和拾荒者。因为他们就像马贼和拾荒者一样，只是单纯地为了强取豪夺而战。他们几乎没有真正的战斗“素质”。但是要找人当炮灰的话，巴佐克就最合适不过了。只要用阿金基的弓箭瞄准他们的后背，给他们“壮胆”，就可以把他们逼上特尔戈维什泰的城墙，挡住敌人的炮火攻击，为骑士们开路。但是，威拉德却并没有指望巴佐克。其实，波尔特扎知道，威拉德恨不得有双翅膀，然后亲自飞进特尔戈维什泰。

这时候，易卜拉欣已经在城门那边调转了马头，策马飞奔着回到了波尔特扎和威拉德旁边。他报告说：那些贵族统帅对威拉德的最后通牒没有回应。但是，城墙上一个个炮口已经有了袅袅升起的烟，火种已经点燃，他们随时都可以开炮。

虽然威拉德面无表情，但是他的内心在诅咒。之前说波尔特扎有个希望，其实威拉德也有个希望：要是他自己也有大炮就好了！只要一门大炮就能扭转局面，把木城门炸得粉碎。但是大炮和那些神秘的火药实在昂贵得离谱，以至于哈姆则帕夏连一门炮都不肯给，只把两千士兵“借给”了威拉德。

威拉德跨上马，拔出剑。他拉住缰绳，举起了形状像风筝一样的盾牌，这是西方基督教骑兵喜欢用的东西。

波尔特扎一下惊呆了：“威拉德贝伊！你该不是要带兵冲锋吧！”

威拉德说：“正是！”

他知道波尔特扎说的是什么意思，统帅有时候是要参加战斗的，即使苏丹王也不例外，但有时候也要避免如此。

波尔特扎劝道：“今天，你是首领，不是手下！你应该留在这里，当我们的指挥！”

威拉德冷笑了一下，反驳道：“今天，首领的命令很简单，就是攻下这座城！”

当威拉德策马向前时，波尔特扎不由得暗自咒骂起来：这小子真的疯了，他难道以为自己还在练兵场上吗？但波尔特扎没有选择，因为哈姆则的命令很明确：苏丹王想要瓦拉几亚，而威拉德就是攻下特尔戈维什泰的棋子。无奈之下，波尔特扎举起长矛，紧随其后。

而就在威拉德正要举起剑的时候，城门竟然打开了，刚好能让里面的一个身影骑马跑出来。来者没带任何兵器，他快马向威拉德跑过来，在他前面几英尺的地方停下。他身材魁梧，满脸胡须。和威拉德一样，他的眼里也有一层釉光，但这纯粹是出于畏惧。他不得不控制自己，以免声音颤抖。

“威拉德，我是被派来问你——”

“你应该称呼我为‘殿下’，我是这里的领主。”威拉德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话。

来人低下头，但眼睛仍然注视着威拉德。他继续说：“威拉德殿下，我被

派来问你：你还是不是基督之子？”

“是的。”威拉德说。

这个信使指的是基督东正教的信仰，这和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基督教支派是对立的。

因为瓦拉几亚有一个严格的习俗，就是他们的领主必须信仰东正教，所以穆拉德让威拉德保持这个信仰。而威拉德为了树立形象，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。

“还有，威拉德殿下，”这人接着说，“你能不能以你的信仰和灵魂发誓——你提出的投降条件是真的？”

“我发誓。”威拉德说。

这是最神圣的誓言。在那个时代，大多数人都相信灵魂，即使是顽强不屈的勇士也不例外。他们相信，因为违背誓言而堕落的灵魂，将会在地狱里被永远燃烧。

这人仔细观察了威拉德那双绿色的眼睛，似乎放心了。他并不知道，威拉德已经早就不在乎什么灵魂了。

这人调转马头，直奔城墙。还没等城门打开，他就大声报信，然后便沿着旷野边缘飞奔而去，以确保自己离土耳其军队有足够远的距离。片刻之后，城门终于大开了，一群人骑着马冲了出来，步着之前那人的后尘而去。

波尔特扎又一次笑了。“威拉德贝伊，”他试探道，“你可以把他们通通拿下。”他知道，威拉德的内心对弗雷迪斯拉夫手下的贵族充满了仇恨。

可是，威拉德却有些不知所措：“我们发过誓的。”

“不，”波尔特扎说，“是你自己发的誓。而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听从你的命令。我可以让阿拉来做见证，只要你给我一句话，我就能心安理得地去攻打他们。”

是的，威拉德想，自己还在了解土耳其人的过程中，这就像和魔鬼打交道一样。现在这个魔鬼的诱惑很大。因为，除了对那些贵族的仇恨以外，土耳其人同时也教会了他：要成为一个君主，首先就必须令人敬畏。